

作家出版社

晋原平

著

大欲壑



大欲壑

晋原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欲壑/晋原平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1. 9
ISBN 7-5063-2156-4

I 大 II 晋 III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7.1247.5

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0502 号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印刷一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30 千

印张: 10.7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156-4/I·2140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墮大欲壑 入生死門

——《華嚴經》

电话是半夜打来的。

这是在黄河拐弯处，这是一座新崛起的城市。除了远远近近昏昏欲睡的几盏路灯，这里的夜静悄悄，听得见黄河徐缓的涛声。在这种短促而宝贵的静夜，尖锐的铃声蓦然响起又经久不息，就像一道道闪电划过沉沉夜空，听得人心惊肉跳。

瞅一眼沉睡一旁的老婆，拓士元直愣着，任凭那铃声一遍一遍响，犹犹豫豫不知该怎么办。因为男男女女的事，最近老婆正和他处于冷战时期。十几年的岁月驳蚀，陈丽芬已由一个雅典娜女神蜕变成十足的护蛋母鸡。黑暗中，一条细瘦的胳膊依旧紧勾着他的脖子，让他想起一只忠实的牧羊犬。摸摸腮帮子湿湿的，那一定是她流的涎水，东北人叫哈喇子。四十而不惑，都这把年纪了，又是堂堂的宣传部副部长，正处级待遇，在外面游游荡荡可以，他可不想打碎这个苦撑十几年的家……真见鬼！电话依旧顽强地响个不休，拓士元只好小心地从那弯成一圈的膀子里钻出来，赤脚跑进客厅。

一拿听筒，果然是个女音。

闪电消失了。月光下的黄河水气蒙蒙，夜潮哗哗地涌来。一只衔泥的燕子轻盈地掠过河面。一种陌生的亲切感……拓士元心急火燎，尽可能压低声音，悻悻又无奈地连问你是谁。对方却嘻嘻直笑：猜猜，你猜猜呀！嗨，听声音就是个年轻而又自负、轻佻的女人！如今的女人都不知怎么

了，一出口全是这腔调这德性。新人类？新新人类？新新新……拓士元揉揉酸涩的眼，搜肠刮肚说出好几个名儿，终于有种受愚弄的感觉：神经病，我放电话了！那遥远的嘻嘻声立刻戛然而止：别，别别别……你好大的架子哟，才几年不见，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……我有正经事的……

成乐雁……真的是你？！

拓士元身子一颤。

燕子惊飞了，衔泥落在地上。啊不，是落在脸上，凉丝丝的。

什么，成乐雁……她又回来了？！不等拓士元回过神来，陈丽芬已吊着两个布袋奶蹦进客厅，两眼直直盯着他。客厅的灯全亮了，白生生刺得人眼疼。

所谓家庭，说白了就是两个人的战争。用市场经济理论说，也许可以看作股份合作公司，夫妻不过是谋求共同利益的两个人股人。许多年来，拓士元感到自己一直就在这两个布袋奶的挤压下踉跄而行，一直走到今天。想当年找对象的时候，谈了数不清的姑娘，其间既不乏温文尔雅的大学生，也有许多美丽、温柔的可人儿，居然鬼迷心窍一个也看不上，一晃数年到了“老大难”年龄，才急急慌慌把这对布袋奶迎回屋来。当时的陈丽芬奶子小小的尖尖的，而一对毛绒绒的大眼忽闪忽闪水汪汪的倒挺好看。谁知自从生了维维，却突然变得又大又松软，使他一见就心里发悚，有时则感到生理性的反胃，想吐又吐不出来。

等两人都躺在床上，惯常的审讯便开始了。

谁呀，那么鬼鬼祟祟的。

不就是个成乐雁嘛，你又不是没听见，明知故问。

听见怎么啦，没听见又怎么啦，心里没鬼你急什么。这几年，那个骚狐子不是到广州、深圳混去了，怎么又向你撅屁股了？

你呀你……说话那么难听！人家一个姑娘家，不是还拜你干娘了？

噢，别恶心我了！我可福浅，消受不起。有这么个干女儿，阿弥陀佛……哎，你倒说说呀，她找你干什么？

这个……拓士元沉吟着，又觉得实在无可回避：我也没听清。走了几年，她说话怎么变得嗲声嗲气的……反正总的说，在外头晃荡几年，想回来呢，过几天就到了，先和朋友们打个招呼……

好哇！原来这样！怪不得你一下变得喜滋滋的，敢情又要骚回来了。不过我可警告你，你现在好歹也是正处级干部，女儿也十几岁了，趁早离这种人远远的，别再闹出什么笑话来。外头这几年，谁知道她在干什么，说不来一直在当妓女都不一定。

行啦行啦，放心吧老婆！拓士元不知自己该哭还是笑，只好耐着性子在黑暗中拍拍哄哄：不就是一个成乐雁嘛，都奔三十的人了，一个半老徐娘的黄脸婆，她有多大能量，你也把她想得太那个了……要知道你老汉现在可是铁石心肠，不用说她，就是杨玉环再生，也动不了心的。

哼！别耍嘴，你们男人那几斤贱骨头，我可秤得出来。也不光你，还有吴楚雄，也是一样地贱，一见那狐媚子就发腻……咱们话在前事在后，只要那狐媚子这一回来，楚雄不屁颠颠地闹腾几天才怪呢……

是嘛，那咱们就等着看热闹吧，睡觉！拓士元终于不耐

烦起来，拉拉被子蒙上了头。

在黄土高原上，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了，连续多天的高温酷暑已经过去，冬的肃杀与严酷还在西伯利亚那边徘徊。躺在床上的拓士元，感到自己也正徜徉在生命最饱满成熟的季节，丰丰满满而又蓬蓬勃勃，只想创造或毁灭些什么。大学毕业近二十年，一直在这座小城里打捞生活，苦熬苦盼的，多年媳妇熬成婆，一步步爬到常务副部长这个高位，难哪！想当年乐雁在的时候，他还是个毫不起眼的小科长，天真烂漫的她曾经给了他多少欢娱和温馨，那是一辈子都值得珍存的。几年不见，小鸟般依人的她会变成什么模样呢？

起风了，屋前几排高大的垂柳，茂密的枝条迎风飞舞，满窗户都是晃动的暗影。乐雁的一头浓发也总是披拂着，常常遮住半个脸。躺在枕上，就像展开了一幅水墨画，总是让他痴痴怔怔好半天。特别是云散雨收的时候，长长的黑发铺在枕上，沾在身上，那种慵懒娇弱的缱绻，更是让他怦然心动……老婆就从来没有这样让人怜爱的时候……

长长的黑发，配一领乳白色睡衣，那面颊也白皙玉润，两只大眼睛像画上去的。微风吹拂着，白睡衣一会儿胖一会儿瘦，飘飘忽忽从眼前闪过，轻盈得不像在走路，而像一个幽灵在水面上划过……寒塘渡鹤影。惟有这句诗描写得最贴切了……拓士元感到自己也变得轻盈如鹤，轻轻地离开地面，风一样追逐着那白色幽灵……

不知在黑暗中碰到了什么，忽然间他就跌落下来，如一块重石刷刷地直往下溜……这里局促而狭窄，四面八方都充满温软的挤压，他透不出一口气，只感到全身汗津津的，意

识清楚而动弹不得，就像小时候发梦魇常遇到的那样……那白色幽灵忽隐忽现，在前面一蹦一跳，他张大嘴巴，却喊不出一句话，全身上下似乎沾满了粘糊糊的汁液，无数条鳗鱼般的软体把他紧紧箍在当中……那幽灵似乎变成了一团火苗，又像是一个裸奔的美人，正一跳一跳地向他招手。他于是大叫一声，就觉得轰然一声整个世界都坍塌了……

太阳已升得老高，满屋一片光明。拓士元吃力地睁开眼睛，屋里空空荡荡，只有他一个人躺在床上。回想昨儿一夜，恍恍惚惚，好像走了许多路，见了许多人，却分明什么也想不起来。这一段他老做梦，就是想不起梦里的一点情景来，不知是神经衰弱，还是预示着什么灾祸？也许是受了风寒，全身上下困乏得很，连骨头都酸酸的，懒懒的怎么也爬不起来。又迷迷糊糊大半天，才头昏脑胀下了床，开始恹恹地披挂衣服。

陈丽芬在银行当收款员，早早便上班去了，茶几上压着个小纸条。捡起来看看，字迹很娟秀：昨夜你真棒！饭在锅里温着，我先走了。拓士元不由得笑起来：棒？怎么个棒法？简直莫名其妙，只是感到老婆还是挺逗人的，对他也真好，心里于是便涌上些许的歉疚。

三扒两口吃罢饭，拓士元已完全清醒过来。成乐雁半夜来电话，是让他帮忙租个房子，她回来好落脚的。在这座不大的城市里，他虽是副部长，号称路路通，但这类琐事还真没干过。直到下了楼，骑上那辆十年一贯制的破自行车，拓士元依旧踌躇不已，该去找谁呢？

雅安地区三市十县，是全省最边远的一个地区，也是最

特殊的一个地区。在所辖的三个县级市中，古华历史悠久、交通便捷，几条交通大动脉纵横交错，是名副其实的枢纽要冲；华光资源丰富，属于那种新兴的工业城市；只有雅安既非交通枢纽，也非工商重镇，惟一的特色是紧傍黄河，与几个省隔河相望，是一个典型的三不管地区。但是，自从抗战以来，这里一直就是重要的边区所在地，相沿至今，整个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就一直驻跸于此，所以雅安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撤县设市，到如今成了三个县级市中规模最大、建市最长的一座城市。作为一座以行政构架为基础的消费型城市，这些年来雅安的发展也很快，在一纵三横丰字型的宽展展大街两旁，一幢幢造型、设计基本相同的办公楼、宿舍楼拔地而起，商场和饭店一个紧挨一个，以至连许多本地人也常常分不清这条街那条街，走着走着就转了向，上了别的单位大楼。这几年又兴起了闻名遐迩的歌厅桑拿美容一条街，整条街上灯火闪烁、彩旗飘飘，游走在街上的女人一个比一个水灵，穿梭往来的小车挂什么牌子的都有，南腔北调的尽是外地话……全市最大的两个国有企业，一个是酒厂，生产的玉楼春酒好像是以本地历史上一个绝代名媛的艺名命名的，行销周边三省，每年能赚回数以亿计的钞票，全市上至领导下至百姓引为最大的自豪。这几年成立了玉楼春集团，总经理曹四还当选了省政协常委、劳动模范；还有一个是面厂，这几年市面上掺假面甚多，人们想来想去还是本地厂家放心，所以昔日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小面粉厂声誉鹊起，又是招人，又是扩建，又是打广告，俨然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名牌企业。至于其他一些企业，一般的平头百姓就不甚了了，只是不时从报纸电视上得来一些模模糊糊的讯息：有的

正在改制，有的正在破产，有时技改扩建啦，有时又减员增效下岗啦，等等……紧挨着玉楼春酒业集团的，过去就是省轻工厅直属的老字号国营第五印刷厂。听说这几年已完成改制，土地也拍卖了，昔日高大的车间正在拆除，一个上海老板要在这里新建一座规模空前的娱乐城，只有原纸箱车间里还不时传出机器的轰鸣声……在车间门外新挂着一个牌子，大书着实达轻印公司几个字。

吴楚雄，一个满脸疤痕、蓄着连鬓胡子的中年汉子，此刻正伏在墙角的一张老式办公桌上忙着什么。这是用夹板墙隔出的一个小空间，与整个车间隔离开来。透过墙上安的几块玻璃，可以窥见车间里的一举一动。但噪音是隔不开的，震得人耳朵根子生疼。

一个瘦瘦弱弱的女人走进来，在巨大的轰鸣中努力大声说：楚雄，六十克纸快没了。

没了就再拉去。吴楚雄头也不抬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报纸上一则反盗版的消息。

人家不给拉，要钱呢。

真笨，不会再换一家？

换，都换几家了，人家哪一家也都不睬给了，你让我到哪儿换去！女人突然发了火，一把扯去了他手里的报纸。

这……吴楚雄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老婆。雷应莲脸蜡黄蜡黄的，又沾了好多灰土，头上戴一顶男式便帽，蓬头垢面显然刚从机器上下来。吴楚雄不禁一阵心酸，差点儿落下泪来。自从第五印刷厂破了产，老婆就一直帮他经营这个小小的实达轻印公司，那双瘦弱的肩膀已经苦撑了两年多，够难为的了！可惜这两年生意越来越艰难，小小的雅安城一下

子冒出几十家小印刷厂，弄得家家吃不饱，竞争也就空前地激烈。所以，他这个十几人的小摊子能够勉力维持到今天，已经算是奇迹了。吴楚雄只好叹着气说：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反正要钱没有，活儿不能停——你就再想想办法，和他们磨蹭磨蹭吧！

哼，我可没办法了！

雷应莲说着，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。

你，你没办法我有办法？——还有几令纸？

三四令。

那——干到后天没问题，到后天再说吧，啊？

看着丈夫垂头丧气的样子，雷应莲只好又下了地，转身向外走。忽然她又想起一件事：哎，我说，拓士元不是还欠咱两万块钱吗？你为什么不去找找他，也能应急？

好吧，好吧，改天我就去找他。吴楚雄连连点头，生怕老婆再说什么，连扶带推把雷应莲送出小隔间。他返回来，又捡起那张报纸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了。隔着那块脏兮兮的玻璃，看着老婆渐去渐远的背影，“他妈的，钱！”吴楚雄皱着眉，一拳砸在办公桌上。一个陶制小牛从桌上滚落下来，碎了。

吴楚雄捡起那几块破碎的陶片，在桌上摆弄着，心里不由得有点难受：这小玩艺儿还是丽红送的呢！

小陶牛做工粗糙，但形象逼真，特别是那高高拱起的脊梁，两只粗壮的犄角，充满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，很对他自己的脾气。记得实达公司开业的时候，吴丽红特意为他送了这头小牛，还配着一首诗，其中两句至今他还记着，道是“五月耕牛思沃土，双角倚天待秋时。”当时颇令他惊

异，丽红小小年纪，怎能写得出如此厚重的古诗？两年来，这不屈的小陶牛就一直摆在桌上，天天守着它，看着它，怎么说碎就碎了，是不是我自己也快要碎了？

又一个人走进来，吴楚雄不耐烦地抬起头，正要骂人，却嘿嘿地笑起来：哎呀，是部长大人！你好你好，快请坐。话说着，却不起身，只用脚勾过一把椅子来。

拓士元坐下，忙着掏烟。

吴楚雄嘴上说，抽我的，抽我的，却伸手接过一支红塔山，喳地点了起来。两人便都埋在一片烟雾里了。

这位拓士元可是他从小耍大的朋友。生在一个村，从小学到高中，一直在一个班。只不过他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农民，而拓士元的父亲却是供销社的干部，后来还当过县供销社副主任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县乡供销社可是一统天下，谁家要买条好烟，买个自行车、手表什么的，都要到供销社找关系托门子的。所以，拓士元的家境也就比他家好得多，拓士元又很重感情，时常从经济上接济他这个穷朋友。赶到粉碎“四人帮”，落实政策，拓士元全家都转了城市户口，两人一起在城里念高中，拓士元常常从家里捎点干粮，才使他度过了那段最饥饿的日子……他自然对拓士元十分感激，经常半夜不睡帮他复习功课。拓士元虽然文章写得不错，但数学常吃零蛋，要不是他悉心辅导，是绝对考不上大学的……然而等到考大学的时候，命运却开了个大玩笑。全校排名第一的他因为父亲病重，耽误了一场考试，总分刚达到分数线，和拓士元双双被录取到了省轻工学校。对于这个中专学校，两个人都不满意，拓士元决定再补习一

年，而他则抱着“只要能吃上商品粮就成”的想法，不顾学校许多老师的反对和规劝，欢欢喜喜去报到了。此后，拓士元补习一年又补习一年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在他中专毕业那年一举考上了大学本科……

人哪，一辈子的路虽说很长，但紧要处只有那么几步。由于当时的这一不同选择，两个人一生的命运也就注定不同了。吴楚雄中专毕业被分到第五印刷厂，后来当了电脑部的负责人，紧接着便是下岗、破产……而拓士元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便直接分到了地委宣传部，由干事而副科长，由副科长而科长，如今已经是堂堂的副部长、正处级待遇了……也许是境遇不同所致，虽然两个人始终是好朋友，但这些年只要一见面，拓士元总显得过分殷勤而谦和，吴楚雄却免不了冷嘲热讽，真不知道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。

对于坐在对面的这个老朋友，拓士元自认为还是非常了解的。极度的自尊与难以掩饰的自卑，争强好胜而又脆弱、敏感，自恃才高而又郁郁寡欢……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混合。这些年来，虽然生活上一直坎坎坷坷不得意，但吴楚雄毕竟是一条汉子，不管白道黑道，在雅安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据喝醉酒后吴楚雄自己吹，雅安素有四大能人，一个是财政局长，有钱；一个是派出所长，有枪；一个是第五印刷厂原来的厂长崔浩，有胆；一个是玉楼春集团的曹四，有势；而他，却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……前些年吴楚雄对文学十分痴迷，也写过几个轰传一时的作品，特别是有一个中篇小说在《北方文学》发表后，很快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，还得了—一个年度—等奖，在全省文坛很是轰动了一番呢。自从受了伤，弄了满脸的疤，这两年又为生活所累，不搞创作

了，但时至今日，还不时有一些十分漂亮的小女孩来向他请教文学。对于这一点，拓士元一想起来就有点好笑而又发酸……刚才，拓士元在大街上逛了好半天，一直也不知从何下手去为成乐雁租个房子，最后只好又来找他。

不等拓士元细说原委，吴楚雄立刻打断他的话说：什么鸟事，也值得你这大部长亲自跑一趟！你们当官的，管的是方向、路线问题，区区小事，当然不值得过问。哎，我只问你，给谁租呢？

一个年轻人，你不认识。

男的女的？

女的。

漂亮吗？

非常漂亮。

那就得，包在我身上了！

吴楚雄边说边向他挤眼睛。由于疤的缘故，一挤起眼来，那张脸更难看了，分不清是笑还是在哭。拓士元知道他又开始使坏了，不由得打他一下：你个灰小子，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

吴楚雄站起来，在满是废纸的地上踱着步子，若有所思地说：好好好，人常说只要一当官就变坏，只有变坏才能当更大的官。现在，你老兄终于也迈出了这一步，关键的一步，可喜可贺啊！这说明你老兄已真正成熟起来，今后必定会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，可以当更大的官了。不过，到时候可别忘了我这个帮忙人，苟富贵，毋相忘，一定要提携提携啊！

看着他那样子，拓士元不知该说什么好：这是哪和哪？

你小子怎么颠三倒四起来，说得我一头雾水？

吴楚雄还在那里摇头晃脑：在咱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，思想最解放的其实是两种人，一种是当官的，一种是二十郎当的，这可是我的发现。人们又说，如今的男人共分为六等，一等男人外面有个家，二等男人外面有个她，三等男人下班不回家，四等男人歌厅里耍，五等男人下班就回家，六等男人老婆不属于他。你老兄前几天还至多是个四等男人，居然一下子连升三级，顷刻之间就变成一等人了！

这、这……拓士元终于明白过来，气得直笑：你呀你，胡说些什么！别以为你有个吴丽红，别人就都有了。什么叫小人之腹，君子之腹，什么叫仁者见仁，淫者见淫，从你身上我可是真正明白了。

吴丽红？那可是胡说！人家小姑娘家，千万不敢这么瞎扯。一听吴丽红三个字，吴楚雄立刻严肃起来，十分庄重地制止他。略停了一下，才又缓口气说：不过话说回来，你这就不一样了。如果不是包二奶，你给她租房子干什么？不过……不说了不说了，看把你急的！咱们谈点正经事，你那书到底……卖得怎么样了，最近我这里可真是……汽车轮子放炮，一点也转不动了……

这个嘛……一说到钱的事，拓士元立刻啜嚅起来。那还是两年前，为了出版他的小说集，买了一个书号，印了五千册，至今还欠着吴楚雄两万块钱的印刷费呢。大概吴楚雄的确手头紧张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惯讲义气的他是绝不会开口的。文学，真是一个爱不得又恨不得的东西，即如情人一般。拓士元从念初中开始，就对文学十分痴迷，后来又上了中文系，这些年来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。可是时至今日，作

品虽然也发了不少，但除了一些虚名，文学没有给他带来一点儿实际好处。就说那本小说集子吧，头脑一热竟印了五千册，除了送人，那一包包书至今还堆在地下室里，居然一本也卖不掉呀！看着吴楚雄颇为作难的样子，拓士元收敛了笑容，连说这里太吵，咱们到外面坐坐，拉着吴楚雄来到车间外面，在一个废弃的水泥墩上坐下，才叹着气说：

老兄，你的难处我知道，可是有什么办法，只好再等等吧。最近我正在搞一个电视剧本，关于大仙人吕洞宾的，影视界很感兴趣，省台的谢导很快就来谈拍摄事宜了。只要这个事能弄成，拍他二十集，光编剧费起码就是十几万，就什么都有了。

怎么样，这事能成吗？吴楚雄也很关切，直盯着他。

希望很大，当然困难也很大……

好啊你，这么大的事，你居然一声不吭！我说，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，只要电视一播，你就是大名人了，也不亏你老兄为文学事业奋斗这么多年！吴楚雄口里赞叹着，心里却越来越堵得慌。对于他这位老同学，吴楚雄其实非常清楚，与他的才能相比，这些年来他所得到的已经够多了。什么作家、理论家，俨然已经是整个雅安地区的大名人大作家了。但是，那一个个光亮的头衔都是哄外人的，在他这个老同学面前就立刻黯然失色了……就拿文学创作来说，拓士元虽然的确很痴迷，但是对于他的那种写法，吴楚雄却一点也不敢恭维。记得有一次去他家，只见偌大的写字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卡片，原来他就是那样“创作”的，怪不得他一辈子也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！这两年，我虽然已不再下笔，但对文学自信一点也不生疏，只要心情好，一拿起笔